

◎往日情怀

# 小书包 大变迁

## 远去的石磨

□梁正

“小嘛小儿郎，背着书包上学堂……”书包虽小，可不同时期书包的材质、款式、设计乃至书包里装的东西都不尽相同。小小的书包，装着梦想，装着秘密，也装着时代的变迁。

现在的孩子上学，家长都会带孩子去挑一个喜欢的书包，各种造型，各种图案应有尽有。可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大多数孩子上学背的书包是用剩下的布料或旧衣服改制的，能背上军绿色的帆布包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儿。我记得要上小学时，在一家纺织厂上班的母亲，连夜加班，用厂里淘汰的废布，摊在床上，精挑细选了一番，然后拿起剪刀和针线，边裁剪边用针线缝。那时候家里根本没有缝纫机，是母亲将一块块碎布用针线一针一针拼接成一个单背带的简易书包。这个书包特别耐磨，因为做了两层包角。我一直用到上中学，算来前后用了整整6年。

当时，市场上没有书包可买，商店里供应的都是整齐划一的军用挎包，上面都写有“为人民服务”5个红漆大字。当时我还是小学生，整天盼着能背上这样的书包，这样的梦想

直到我上初中才实现，不过那军用挎包还是哥哥用过的。我背着它上学的时候，感觉自己腰板都挺直了，走路甚至都带风。我对这个书包很爱惜。记得有一天上学，同学抓着我的书包带不放，我怕他把书包弄坏了，和他打了一架。什么是幸福？那个年代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，有了新书包，就叫幸福！

20世纪90年代，等到我的儿子上学的时候，时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，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梦寐以求的帆布书包一度“消失”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儿童电视剧里卡通人物造型的双肩包。

儿子是“90后”，他曾对我说过，他小时候最开心的事除了过年攒压岁钱，就是新学期开学前和妈妈去买新文具。儿子的书包更是花样繁多，什么小熊、米老鼠、白雪公主，儿子最喜欢的是那个黄色的变形金刚书包，它是根据人体工学设计的，双肩背带，上面有按钮式的扣子，金属扣子闪闪发亮。

斗转星移，时光荏苒。再看看今天的孩子

们背的书包，不管是款式还是材料上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书包更是五花八门，单肩、斜挎的书包变成了双肩背包，拉杆式的书包也不算啥稀罕物，这种书包背部装有双杆，底部安有滑轮，既可以像普通书包一样背着，又可以像旅行箱一样拉着走，真是轻便十足。而书包的功能也越来越多，外观越来越时尚，设计越来越精细，包内针对孩子不善管理的特点，设计有放书本和文具的空间，书包两侧还各有一个可以放水杯的小袋子。现在人们的生活条件好了，几乎每个学期孩子们都可以背上新书包，其中不乏各种价格不菲的名牌书包。

小小的书包承载的岂止是简单的书本，更多的是家长们沉甸甸的期望和孩子们美好的梦想！小小的书包见证了新中国成立70年的巨变，也见证了中国经济的繁荣发展。

欢迎踊跃投稿

投稿邮箱:370707276@qq.com



□陈猛猛

“石头层层不见山，路途弯弯走不完，雷声隆隆无闪电，大雪纷纷不觉寒。”这则谜语的谜底是石磨。好多年前的乡村，石磨绝对是明星一样的存在，没有它，打下来的五谷就无法进一步加工成食物，它是庄稼人的命脉所在。

新中国成立前，一个村里常常是大户人家才拥有石磨，那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，几家人可以共同使用一个石磨，在岁月的流转中，大家轮流用石磨碾碎五谷杂粮。那些年月，石磨在人们生产生活中显得尤为重要。

还记得小时候，我们村有许多盘石磨。每个乡村的清晨，一遍遍呼儿唤女的声音在宁静的村庄伴随着炊烟冉冉升起，无比亲切地飘过邻家的篱笆，街坊的墙头。那声音从不同的嘴里喊出来，就有了各不相同的味道。商讨的、爱怜的、催促的、急切的，最后全都淹没在石磨周而复始喋喋不休、吱吱呀呀声里。一圈接着一圈，一年连着一圈，打磨出回味无穷的日子。在无数次的旋转轮回后，故乡的那些石磨渐渐在村庄中消失，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它们或隐居于墙角，或堆砌在荒野，生命的季节里再没有轮回，也失去了往日欢快的吟唱。有多少次回到故乡，我像寻觅失散多年的老朋友那样追寻石磨的踪迹，可是村里很少有人能说得清它们究竟去了哪里，反正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好不容易，我在村子里最偏僻的角落终于发现了有些斑驳、破损的石磨。它忽然出现在我眼前，模糊的记忆变得清晰，在它身上我又看见日月的轮回，感受到遥远年代四季和日夜的更迭，如同风中的流云、河里的泥沙与田地的庄稼苗一样生生不息。一股久违的故土气息扑面而来，仿佛是母亲的声声呼唤，我不由得加快脚步，走近它身旁，确实是那盘石磨，无比熟悉的，现在却又非常陌生。时光之风吹着磨盘迎面而来，掠过记忆的闸门，让我在这个时间的拐点处与它重逢，多年的老朋友终于见了面。

“三角牯牛独脚舞，两轮石磨绕空飞。”耳旁好像又听到了石磨转动，那声音带给我的不仅有喜悦，也有无法忘却的回忆。小麦、玉米、大米、高粱、黄豆等粮食由磨眼送至磨心，在一转又一转的催生下，粮食由内至外均匀生发、回旋，最终变成纷纷扬扬落下的一圈圈哺育生命的“雪雨”，祖祖辈辈好多年都在这样的“雪雨”滋润下度过岁月。一盘石磨，如同老母亲般无私奉献着自己的一切。

随着岁月的变迁和生产力不断提高，石磨逐渐被电磨取代。带电的磨粉机与碾米机，终结了世代代用石磨磨面的历史。石磨，曾经和我们日常生活朝夕相伴，现在失去了昔日的荣耀与辉煌，成为记忆里泛黄的影像，记录着过去无法言说的苦辣酸甜。远去的石磨，碾过了数不清的春秋，锁住了很多人的乡愁。

◎亲情无限

## 怀念爷爷

□宋小兰

已故多年的爷爷昨晚又一次出现在我的梦里，梦中的他还是生命中最后的样子：骨瘦如柴，但是笑容一如既往地温暖和煦，看我的目光依旧慈爱，我却哭得泪流满面。醒来才发现是梦一场。想来是爷爷又惦记我了。

听母亲说，我小时候乖巧爱笑，头脑特别活，嘴巴特别甜。所以，尽管我是个女孩子，爷爷仍自豪地逢人便夸。多年以后，我依然清晰地明白，不是我天资秉异，而是在爷爷眼里我与众不同，就是所谓的隔辈亲。长大一点儿后学习成绩尚可，爷爷更是疼爱我：有对知识的崇尚敬畏，更有对孙女的无限疼爱。

爷爷开了个小卖部，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场景是：空闲的时候，爷爷总是坐在柜台后面的椅子上闭目养神。满屋子的东西，我东看看西摸摸，还是无聊。就去抓瓜子拿糖吃，装得满口袋都是。爷爷会突然悠悠地来一句：“糖吃多了坏牙。”我笑嘻嘻不回答，但是爷爷的糖和瓜子永远放在我的手能够得着的低矮柜台上，从没换过位置。

家里东西虽多，可如果不加限制随便吃的話，很快就沒興趣了。于是，我很眼馋校门口那个老奶奶摊位上五颜六色的零食，那些花花绿绿的包装纸就像天空中游走的云彩一样牵动着我的心。去问爷爷要钱买，爷爷总是一边给钱一边絮叨：“家里东西这么多，别在外边吃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不干净。”往往他话还没说完，我已经飞出去很远了。

爷爷奶奶屋的横梁上常年挂着一

个竹篮子，有的时候晃悠悠的。我很好奇里边放的是什么。搬来凳子爬上去一看，果真是奶奶藏的好吃的。于是，我常常搬来凳子爬上去偷吃。有一次听奶奶自言自语：“唉！我放篮子里的苹果咋没有了呢？放忘地方了？”我在旁边偷笑，心里乐开花。终于有一次，奶奶发现是我动了她的篮子，很不乐意地表达她的不满：“真不像个女孩子，整天就知道爬高上梯！”再后来，我很害怕被奶奶发现，总是很匆忙地爬上板凳，拿完东西赶紧下来。爷爷不一样，他坐在柜台后面扭头就能看见我爬板凳，但他看到我后继续闭目养神。后来，我堂而皇之地爬板凳，偷吃奶奶藏的好东西。那个晃悠悠的竹篮子带给我童年很多的乐趣，只是以后再也没吃过那么好吃的苹果和橘子了。

童年就这样在横梁上那个竹篮子晃悠悠的间隙中溜走了。我上初中住校了，每个周日下午返校时，爷爷都会把我的书包塞得满满当当的，引来同桌无比羡慕的眼神，我总是大手一拍：“吃吧！我爷爷给的。”在我一次无意中抱怨学校饭菜难吃以后，我的书包更鼓了，坐到座位上拉开拉链，零食直往下掉。

上高中以后一个月才回家一次。每次回家爷爷都满脸堆笑：“来吃个糖。”我笑着反驳他：“你不是说吃糖坏牙嘛！”爷爷慈祥一笑：“少吃点没事，坏不了。”日子就在这样的对话中一天天过去。直到高三那个阳光明媚的春天，高考越来越近，我开始有些焦虑，更让我措手不及的是，爷爷在那个阳光四

射的早晨睡着了，再也没醒过来。我回到家后，看着爷爷静静地躺在床上，再也不会喊我吃糖了。我前天上学走时，爷爷还往我手里塞零花钱让我买好吃的呀？我的心里翻江倒海，哭得撕心裂肺，那是我第一次经历人世间的生离死别，它让我恐惧无比：从此以后我再也见不到爷爷了，想起这些我就心疼得直不起腰来。它让我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惊魂未定、焦虑无比。很多梦在梦里：爷爷仍是慈祥地看着我却不说话，让我醒来后有长久的错觉：梦里的一晌贪欢还是真的。就这样越想越伤心，一直睁着眼睛到天亮。

年岁渐长，人近中年，生活波澜不惊。可我依然清楚地明白，爷爷一直都是我心中那个温暖慈祥、却不敢轻易触碰的存在。爷爷，您的孙辈们生活都尚且顺心，望您在天堂安息！

